

宋史

第九
函
十册

宋史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寔

吳昌裔字李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涿痛自植立不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睢州教授睢士故尙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愷頤及顛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睢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眞昌裔命削其半核兵

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
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
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於人少許可獨
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
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
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
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
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
親故則爲之畱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
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
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畱士氣錐刃下情壅
滯非所以糾正官衰助國脈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

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贖乃趙善湘之子汝樵汝梓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沔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閒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怡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游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閩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炳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

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游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讒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

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
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
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
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
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
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
三諫詩以侈之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瀋熙
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
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
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
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

冶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耶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邪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谿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旣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向者銀礦空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它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眾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閒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棗振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

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
蘭谿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
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
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眾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
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文字未赴罹內艱擢
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
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
畱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
前主所增今旣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
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
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

楚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揚
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砦高郵三面
阻水湖澤輿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
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
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
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易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
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
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
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
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
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
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

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閒中山一鎮尙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棗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棗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荒瘠

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明澮墜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卓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適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真

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賓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閑得直祕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殘其主不遇而殺其子滿瀾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其盜尉覲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尙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成其辜耶於是得減歿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眾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牖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整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

意行利涉歡訢忘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
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得
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寔蕩瀕海籍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
害稼歲貢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
園奇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
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
刺义手教習甚專不令它役創營千餘閒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卽位詔爲右文殿修
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
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
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
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櫜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土

之臯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敝因是著明矣紹定
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
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
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
十年之閒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
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
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
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
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
理慨然從之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
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

黃榦游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
知安谿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密上封事
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
廢於擊解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
大臣所用非親卽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愼默之士都司樞
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
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勅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
將臘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
三冑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
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舉奏入丞相史彌遠
不樂而中宮慶壽三冑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溥九年
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

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荅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它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它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它職徙忠憤者指爲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眾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舉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臧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逼最關國體

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
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舉僅毫髮撫以寮責大臣
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
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
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
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
愆事視前疏尤剴切焉竊遂請罷歸在告曰擢太府丞不拜出知
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
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竊就役之築江隄
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劔州時大旱疫蠲逋
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糴藥餌戶給之刵延
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叵何